

故乡吟

故乡之春

刘振洪

岁月漫步经年，年轮牵动乡愁。故乡春天的那些记忆啊，恰似一杯杯陈酿的酒，时时陶醉心头。

眷恋春天，眷恋故乡的春天，眷恋那个已逝去却难再有的春天。常言道，到了愿意回忆的年纪，说明老了。

其实不然，忆念四十多年前的故乡之春，那些春天的故事深意长，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似一腔血脉温润根系而不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故乡的春天，乡亲们常因生活紧巴愁眉不展——有冬粮不多春来犯愁、棉袄脱了没有衣服换的时候；有为孩子上学筹借学费而没着落的时候……故乡的春天更有河水潺潺，柳枝吐绿，燕子飞翔，梨花满园，虽然生活清淡，但亦苦中有乐、温馨和悦。

故乡之春如一碗酒，醇厚、沉郁，滋养心田。

一

故乡春天的脚步，是自村东小河水开始迈出的。

小河流水迎来多少个春天？打记事起，河水就没断过，伴随着童年、青年的岁月，怀揣温意、满载念想而淙淙不息。

小河的水清澈纯净，慢慢地引导着初春的脚步——虽然岸柳未吐绿，但已撩起枝头，传递春的消息。河床的冰渐露消融的样子，变薄透明，仔细听，冰覆之下，河水缓缓流动，奏出“叮叮咚咚”的声响。

春晨润滑乡亲们的筋骨，抖擞精神，一冬的瑟缩在此时舒展开来。天空湛蓝，云朵安详，空气清新，霞光映射着青青的麦苗，小河边微风拂面，丝丝暖意滋润心田。

人勤春耕早。初春的风铃唤醒乡亲们的梦乡，氤氲之中，屋顶炊烟袅袅升起，拉开一天生活的帷幕。扛上锄头，带上犁具，牵上牲口，成群结队走向黝绿的麦田。

覆盖麦苗的雪仍有零星碎片，却已松脆酥软，盼春的麦苗已钻出雪絮的缝隙。犁锄之下，土壤露出雪水浸润过的墒情，麦苗微微颤动，致意犁锄。

一年之计在于春，乡亲们不会错失瑞雪丰年的兆头，眼力、脚步都用在不可再来的时机里。

不止一次问那条小河：乡亲们眼馋高楼大厦、饮酣画鼓如雷？不，乡亲们的心不会好高骛远、天马行空，只有脚踏实地、犁锄田园，只要日子过得去，心里不会唉声叹气。

二

春风染绿田野，孕育花蕊。贵如油的雨润滑生活，洋溢新一年成长的气力，启封沉寂许久的瑟缩。

雪融成水滋润着土壤，松软了许多，母亲开始盘算天暖时播种的计划。去年秋后留下的茄子、芸豆和西红柿种子，会在母亲的手中一粒粒点播进土壤里。翻土、挖坑、下种、封盖，之后便会一天天观察种子孕育情况的变化，不久，会有嫩芽冒出松软的土壤。

春天是新鲜蔬菜的断季，吃的菜大都是在初冬时埋进地窖的白菜、萝卜。播下的蔬菜种子，是白菜、萝卜的接续，待夏天临近时，就会有新鲜蔬菜烧在锅

里。母亲播下蔬菜的种子，就播下了一家人对新鲜生活的盼望。

院落里母亲种下的那棵樱桃树好几年了。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母亲常嘱咐我要好好护树，不能让虫子咬坏，缺了肥料和水分。冬天里每次落雪之后，母亲便将落雪堆积在樱桃树的根部，为树保暖，滋养树根。

融化的雪水渗进樱桃树根下，春风拂煦，滋养着褐色枝条上的嫩芽，不久会有小骨朵鼓出来，几天工夫便张开了，露出浅红色的花蕊。春光映照之下，很快朵朵白花布满树冠。似雪花的樱花，如玉石般晶莹，装扮得院落花枝招展，生机勃勃。

母亲时常在樱桃树边观察花朵的变化，在树根周边挖一道较深的沟，并施一些圈肥。樱桃树长势很快，不长时间，叶子张开。樱桃也逐渐大了，由黄变红，由硬变软，绿叶陪衬，像一个个小灯笼，生发春风中的活气。母亲的脸色也有了光彩，享受着春天最早收成的欣慰。此时，雪水滋润过的土壤里，那些蔬菜的种子已经露出芽了。

伴随着樱桃的晶莹剔透，似曾相识的燕子归来了。阳光明媚，白云衬托着燕子，轻盈飞翔，不惜辛劳，河边衔泥，筑巢檐下，准备孵育小燕子。燕子筑巢是喜事，会给家里带来好运。细心的母亲早就在屋檐下钉了两根木条，让燕子的巢筑得牢固。

不知何时会突然发现，巢里几只嘴巴长着红色绒毛的小燕子探出头来，张着嘴，叽叽喳喳跟爸爸妈妈要东西吃。燕子夫妻忙里忙外，飞来飞去，捉来虫子喂小燕子。几个星期后，小燕子便站在巢边上，扇动翅膀，跌跌撞撞，跟爸爸妈妈学飞翔。

三

融融春风之中，父亲年前在院子里沙土中种下的小葱开始冒嫩，在干枯叶子的夹缝中，伸出绿绿的芽头，叫芽葱。玉米饼子就芽葱蘸酱的味道，咀嚼出来满嘴辣气的感觉，回味起来要流口水。

院落中的那口手压水井已解冻，随着手臂上下晃动，清水汩汩流出。我常常张开嘴直饮压出来带有甜味的水，虽然凉得很，但有一股透心的爽快。

春风拂动的频率加大时，地窖沙土的冻层开始消解。地窖中的白菜、萝卜露出白嫩的肌肤。那时没有大棚，整个冬天、春天都靠年前地窖储备的这些蔬菜。

跟随父亲来到果园，春风中的果园生机勃勃。苹果树睡意颇浓时，梨树已经报春。梨花如一片皑皑云霓，蜜蜂们嗡嗡忙碌，像在为梨树把脉。当苹果树芽钻出枝条时，梨花开始凋落，藏在花朵下的小梨露面了，伴着春风慢慢长大。

父亲给果树剪枝掐叶，果树旺盛健壮，果子结得也多。父亲摘个伏苹果给我，尽管是开春的果实，却也是满满可口的香味。我最喜欢的是“洋梨”，软软的，一咬流甜水。不过，春天只能看梨花儿，秋天才能吃到果实。

四

天气渐暖，小河水里有鱼儿蹦出水面，鸭群高兴得摇头晃脑。累累的槐树花儿，趁嫩时摘下些，拌着苞米面蒸着吃，算是春天里的美味了。

春天催促着脱下穿了一冬的棉衣棉裤，可还没有适合春天穿的衣物。趁晚上，母亲把穿过的棉衣棉裤拆洗晾干，把过去穿剩的旧衣撕成布片，拼凑成新的夹衣。夹衣虽然破旧，但却干干净净，穿上熨熨帖帖，舒适。穿上夹衣感觉轻松了很多，春天穿的鞋子也是母亲做的。

那个深夜缝补夹衣的情景，到现在还那样清晰，时常在眼前播放——煤油灯陪伴着母亲的老花镜，密密针线在布满老茧的双手中不停地弯曲伸直，眼里显出红丝。

我们那里是沙质土，无法挖深井，因此不能将秋收的地瓜作为育苗种贮藏起来。生产队要组织人到南山那边（十多公里的距离）用玉米粒换地瓜种。

要走远路了，母亲前一天就准备好路上吃的干粮，还修好我的鞋，小推车的轮毂也浸了润滑油。

到南山后，将玉米粒交给人家，取来地瓜种，工作算是有了眉目。晚饭是地瓜种主人管的，白面饽饽，还有鸡蛋炒白菜和肉丝炒白菜，这可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好饭。晚上住在主人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我会拉二胡，很想拉首曲子，但碍于面子没提出来，睡觉时眼睛盯了那把二胡好长时间。

换回的地瓜种，铺在满是细沙的火炕上，再适当浇些水，火炕下面烧火提温。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地瓜种长出秧苗。将秧苗掰下来，一撮撮捆好，就可以在地垄上插地瓜秧苗了。春天插下地瓜秧苗，待到夏末秋初时便可收获地瓜。地瓜是乡亲们的主食，记得父亲端着一大碗地瓜饭蹲在门外，什么也不就，几口喝下去。辛勤的劳作，一碗地瓜饭就打发了。

几十年后，将小推车、地瓜种、白面饽饽和那把墙上的二胡，将母亲缝夹衣、父亲喝地瓜饭联系起来，不由得多了些辛酸的滋味。

五

生活的脚步一年年走过，春天中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春风里欢乐，在春雨中成长，履历中不知不觉抹上了故乡春天朝阳的红色。

难忘1978年的春天。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被录取的大学生，拿着通知书，我要到学校报到了。

上大学啦，全村轰动。母亲很是兴奋，骄傲而自豪地告诉已经知道或不知道的乡里乡亲。那些啧啧的赞赏，给母亲春风般的温暖。父亲准备好柳条箱子，母亲将新做的被褥放进去，姐姐还为我做了新衣裳。那个春天的清晨，一家人早早起来，用自行车驮着柳条箱一直送我到车站。虽然车站离家不算远，但一家人走了好长时间。母亲嘱咐我，好好学习，别辜负了家人的期望。

汽车开出去很远，我转头看见母亲还站立在春风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她的眼里肯定噙满了泪水，那是高兴的泪水……

在春风里，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条潺潺小河，离开了那片春风中、朝阳下翻滚绿浪的麦田，离开了慈祥的父母。

四十多年了，那条弯弯的小河，那片绿色的麦田，那地瓜的甘甜，以及父母的的笑容，时常在我的眼前浮动……

春天过去还会再来，但是记忆中故乡的春天，只能在遥想中寻觅了。

诗歌港

尘世之美(外一首)

陈中远

你听说过的乌鸦反哺
你见到过的羊羔跪乳
一眼泉的不舍昼夜
一滴露珠上闪现的七彩之光
一句萍水相逢的问候
陌生人一个关爱的眼神
寺院里的暮鼓晨钟
灵魂喜欢这些微小而古朴的事物
我也义无反顾地眷恋着

每一天，我都享受着两个女人的爱
一个是我的爱人
我们在最好的年龄遇见
彼此成为一生的伴侣
另一个是我的母亲
她护佑了我的大半生
我要陪她到苍老

幸福的人啊
愿你听到花开的声音

致爱人

在天使吻过的时间里
我送你玫瑰，爱人
多年以来，我们的爱
烈度
从未消减……

与年龄的质地般配吧
今天，我向你奉上格桑花
谢谢你，一路陪伴我
在一团乱麻里梳理出
现在幸福的生活

你使我坚信
看似弱不禁风的花朵
也会在狂风骤雨里尽情绽放
它的芬芳，源自
一颗强大的内心

致女人

邓兆文

女人，多么不容易
我的奶奶们，曾经用
一双裹着痛苦的三寸金莲
走完了封建社会所有的
规矩

自从新中国成立
我的母亲们才换上了一
双大脚
靠它，硬是挣出了一个
半边天的响亮称号

现在的女人更了不起
上天——有女宇航员
入海——有女蛟龙探险
就是在家，也是女人
守一方幸福的港湾